

东干语论稿

ДУ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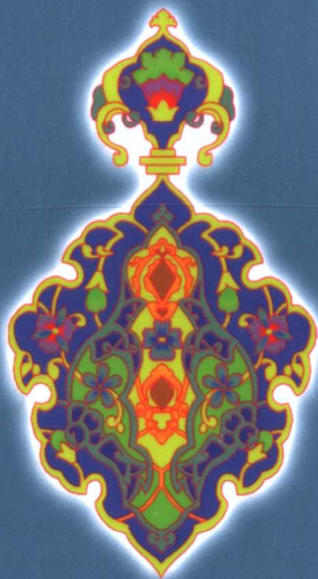
ГАН

ЙҮ

ЛҮН

ГО

◆ 林 涛 著 ◆



宁夏人民出版社

东干语论稿

王治成 著

· 新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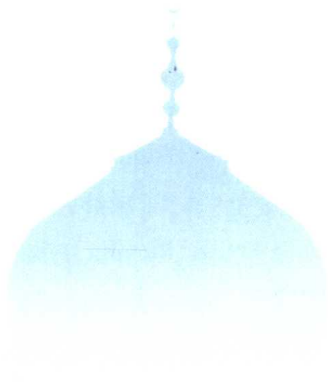
新疆人民出版社

北方民族大学学术文库

东干语论稿

ДУН ГАН ЙҮ ЛҮН ГО

◆ 林 涛 / 著 ◆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干语论稿 / 林涛著.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7.4

ISBN 978-7-227-03465-0

I. 东... II. 林... III. 东干语—文集 IV. H17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50047 号

东干语论稿

林涛著

责任编辑 王永亮 马红艳

封面设计 王菲

责任印制 来学军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版人 高伟

地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址 www.nxcbn.com

电子信箱 nxcbmail@126.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7.75

字数 166 千

印数 1000 册

版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3465-0/H·34

定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林涛教授的《东干语论稿》一书就要出版了,他是我们大学北方语言研究院东干语回族话所所长,请我写一篇序文,我当然欣然接受,通览该书全稿。论集中所收的 14 篇论文,自成系统地研究了东干语的全貌。书中关于东干、东干族和东干学,东干语的性质和特点,东干语的语音、词汇和语法,东干语的汉文本字,东干语和元明清白话词语,东干语的接触、变异、整合与演进的研究,内容丰富而翔实,既有对语料的深层挖掘,又有理论方面的提升和创新,这是东干语研究中的又一大成果。

东干语是中亚回族人所使用的语言。它来源于我国晚清时期的汉语西北方言。在将近 130 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它虽说经历了和印欧语系斯拉夫语族、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闪含语系闪语族的接触及交融与整合,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但是它的基本词汇和语法结构依然保留了汉语西北方言的主流和本质。东干人讲的话,我国北方方言区的人大都能听得懂。今年九月在银川召开的“第二次回族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我和吉尔吉斯斯坦的东干学者 M.X. 伊玛佐夫教授、P. 优素波夫教授等东干族朋友毫无障碍

地做了很好的交流。

关于东干语的研究,不少资料表明,在19世纪,它是前苏联汉学家们研究的专利。20世纪,中亚的东干族培养起来了自己的专家学者,组成了专业研究队伍,并在伏龙芝(现今的比什凯克市)和阿拉木图形成了东干学研究的两大中心,取得了极富价值的科研成果。国际上一些知名学者,都非常关心东干语的研究,日本汉学家、东京外国语大学的桥本万太郎教授(已故),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葛维达教授等都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好的成绩。著名的美籍华裔语言学家王士元教授,最近在清华大学讲学时,曾以东干语为例,测试听讲的北京各大院校师生。我的博士生林毅同学当场对关于东干语问题做了准确的回答,使王士元先生非常满意。这也说明国内外语言学界都在关心东干语的发展。

我国东干学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悄然兴起,但其内容主要侧重于历史和文化。直到本世纪初,我国东干语的研究,才蹒跚起步。先是散见于期刊、学报上论文,后来在2003年,新疆大学的海峰博士和宁夏北方民族大学的林涛教授同时出版了东干语研究的专著,填补了我国东干语研究的空白。2004年,林涛教授又出版了两本东干语言文学方面的译著,展示了中亚东干语和东干文的全貌,给国内外东干语研究者提供了有关东干语真实而可靠的语料。

今年上半年,我们北方民族大学成立了北方语言研究院,在揭牌仪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北方语言研究院名誉院长江蓝生教授热情洋溢地说:“自古以来,我国广袤的北方地区生活着多民族的兄弟姐妹,具有丰富多彩的语言资源。”“由于众多民族杂处,各种语言之间的相互接触和影响都很广泛,在语言的挖掘和语

言理论的提炼上都有很高的研究价值。”“过去我们比较重视东南地区的方言如粤语、吴语、赣语等的研究,而对西北地区的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重视不够,北方语言研究院的成立,将会使这一薄弱环节得到加强。”我们北方语言研究院下设四个研究所:西夏语文研究所、语言文学研究所、满-通古斯语族研究所、东干语回族话研究所。其中东干语回族话研究所的任务之一就是有计划、全方位、成系统地研究东干语,扩大我校和中亚回族的文化学术交流。林涛教授的这本《东干语论稿》为北方语言研究院,也为方兴未艾的北方民族语言研究献了份厚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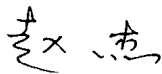
北方语言研究院东干语回族话研究所制定了2006~2009年工作规划。他们在以往开展东干语研究的基础上,将进一步集结国内外研究人员,整合校内研究队伍,搞好科研立项,征求图书资料,编制论文索引,扩大学术成果,力争将研究所办成国内东干语研究中心。在近三年内拟完成东干语陕西话的调查研究,出版一套《中亚回族文学译丛》,编纂出版一本《东干语词典》,召开东干语研究的国际研讨会。这些都是将东干语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的一项扎扎实实的举措。

东干语是一种重要而罕见的语言现象,它的研究独具特色,前途远大。我希望林涛教授和东干语回族话研究所的同志们再接再厉,坚持不懈地努力耕耘,结出更多更好的丰硕果实。

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

北方民族大学副校长

北方语言研究院院长



2006年10月25日于北民大图书馆

目 录

序.....	(1)
东干、东干族、东干学综述.....	(1)
东干学领域应加强东干语的研究	(15)
中亚东干族考察纪行	(20)
东干语的性质及其特点	(28)
东干语调查记略	(36)
中亚东干语的词汇特点	(80)
东干语的语法特点	(95)
东干语汉文本字考.....	(113)
东干语中的元明清白话词语.....	(146)
东干语在多民族语言接触中的变异现象.....	(195)
东干族口歌里的民俗事象.....	(202)
东干文——汉语拼音文字的成功尝试.....	(209)
东干语的融合、变异和演化	(223)

伟大诗人的中国乡情

——纪念亚瑟儿·十娃子诞辰一百周年 (230)

后记 (240)

东干、东干族、东干学综述

(代前言)

“东干”一词最早出现在突厥语中,拼音形式为 *tungan*,俄语借用后写为 дунган。它的含义在突厥和俄罗斯文献里是对中国回族的通称。学术界,特别是东干学里则专指今天在中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居住的回民。

有关“东干”称谓的起源和考释,学术界争议颇多。综合各家观点,大致有下面几种说法:

“东甘说” 这种说法认为,“东干”即“东甘”,也就是指来自于甘肃东部或甘肃以东的中国回民。这种说法出自沙俄时代俄国驻我国新疆伊犁的领士官帕费利诺夫之口^①。我国不少学者沿用这种说法。如中央民族大学的丁宏博士就这样认为:东干最初是指从陕西、甘肃等地移居新疆的回民。

“敦煌说” 这种说法认为,“东干”一词来自于我国甘肃的地

^① [俄]M.A. 捷连季耶夫著:《征服中亚史》,第二卷,第2~3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

名“敦煌”。持这种说法的是俄国学者 M.A. 捷连季耶夫。他在自己的著作《征服中亚史》^① 一书中写道：“‘东干’来源于敦煌这个地名，则是较为可信的。敦煌是公元前 111 年甘肃省新设的一个郡……”“穆斯林向甘肃省迁居恰恰发生在该地更名的年代”，“由于人们的习惯，一直坚持沿用敦煌这个古代地名，‘东干’从‘敦煌’转来是非常自然的。”

“潼关说” 这种说法认为，“东干”一词来自于“潼关”。其根据是清末回民大起义的领袖之一白彦虎最早是在我国陕西潼关一带率部起义，后来转战甘肃（包括现在宁夏）、青海、新疆，把“潼关”这个词带到新疆，读音转化为“东干”。中亚东干族学者在解释“东干”一词时，经常引用这个说法。我国陕西师大王国杰教授的认识与这种说法相一致^②。

“通干说” 这种说法认为“东干”一词来自于突厥语。持这种说法的是中亚东干学者 C. 李双贵。他在《东干历史》一书中说，东干“乃由突厥语‘土尔马克’一词而来”。突厥语中的“土尔马克”拼音词式 *turupqaighan* 的缩写简化形式是 *tunggan*，汉语音译为“通干”。俄语写作 *дунган*，汉语音译为“东干”。*tunggan* 在突厥语里是“留下、站下的、住下的”意思。我国中央民族大学胡振华教授同意这个说法。他说“新疆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把回族称作 *Tung - gen*，有人解释为由于新疆的回族来自潼关或‘东甘’

① [俄] M.A. 捷连季耶夫著：《征服中亚史》，第二卷，第 2~3 页，商务印书馆，1983 年。

② 《中国回族》，第 2 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 年。

(甘肃东部)而得名,有人解释为留住下来的人”^①。

“东岸说” 这种说法认为“东干”即“东岸”。这是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桥本万太郎先生提出来的。他认为“东干”就是“东岸”,指的是生活在汾河右岸的居民。即“东岸子”人^②。后来他们向西迁移,被误读为“东干”。今天很多东干人中流传着这种说法。除此而外,还有东干人起源于撒拉人的说法,东干人的祖先是吐谷浑的说法等。

以上说法中,我比较赞同“东岸说”。就是“东干”即“东岸子”人。我在中亚调查东干语时,一些东干学者和年纪比较大的东干人都说他们是“东岸子”人。其实“东干”就是“东岸”。这不是音的误读,我国古代汉语里,“干”和“岸”是异音、异形、同义字。一些字书或韵书里,“干”可以训释为“岸”或“水畔”。比如《集韵·寒韵》:“干,水涯也。”《诗经·魏风·伐檀》:“坎坎伐檀兮,真之河之干兮。”其中“河之干”就是“河的岸上”或“河边”。唐·杜甫《有客》诗中“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诗句里面的“江干”,也就是“江岸”或“江边”。我国陕西西安方言里,直到今天还把方位词“边”说作“岸”。普通话里的“西边”,西安话说作“西岸儿”或“西岸子”;普通话里的“东边”,西安话说作“东岸儿”或“东岸子”。由此,我认为“东岸说”里面的“东岸”应宽泛一些,理解作“东边”。“东岸子”人就是从东边来的回民。新疆的突厥人说“东干”,指从东边甘肃、陕西来的回民;中亚人说“东干”,指从东边的新疆、甘肃、陕西一带来的回民。“东岸”后来写作“东干”,既符合古字写法,又符合当今陕

① 胡振华:《生活在中亚的一支华人穆斯林——东干人》,载《伊斯兰文化研究》,2000年第2期。

② 转引自丁宏:《东干文化研究》,第21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

西、甘肃一带方言的读音^①。这样理解更为科学一些。

以上所述的“东干”，只是一类人或一个群体的称谓。这里的“东干”也可说作“东干人”，它还没有涉及到民族范畴。在“东干”的后面冠之以“族”，成为“东干族”，它就是一个特定的概念，专指我国清代光绪年间移居中亚境内的陕西、甘肃（包括今天宁夏）、新疆等地的回民。东干族是一个历史范畴，它的形成和发展是有着一段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的。

公元 1862 年，我国西北地区的回民爆发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反清斗争。起义首先从陕西渭南、大荔一带开始，接着华州、华阴、长安、蓝田、高陵、泾阳、富平、咸阳等地也燃起了反清斗争的烈火，并很快席卷了整个关中平原。清朝的地方军队遭到了回民起义军的沉重打击，西安等重要城市也被起义军包围。清朝政府多次派兵镇压，回民起义军转战甘肃（包括今天宁夏）、青海、新疆，经过长达 15 年的殊死搏斗，终因寡不敌众惨遭失败。1877 ~ 1878 年间起义军的幸存者分三批陆续进入中亚俄国境内；1882 ~ 1884 年，我国新疆伊犁地区的回民又陆续进入俄国。经过这两个阶段一共六批的移民活动，在中亚地区出现了一个新的华人穆斯林移民群体——东干人。

东干人迁入中亚时，主要生活在当时俄国的七河省，也有一部分生活在费尔干纳和瑟尔——达林省。当时这些地区占统治地位的是带有父权家庭制残余的封建主义制度，巴依（财主）、马纳普及比伊（均为十月革命前中亚地区地方基层组织官员）作为统治阶

^① 张成材：《“东干”音义考释》，载《中国语文》，第 340 页，2005 年第 4 期。

级,对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等族劳动群众进行野蛮的剥削与压迫。在中亚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畜牧业占主导地位。虽在伊塞克湖一带和楚河流域,吉尔吉斯农民从事农业生产,但这只具有补充的性质。总的看来,当时中亚地区社会以自然经济为主,商品交换不发达,生产力水平很低。东干人的到来为中亚地区带来了中国的农耕文化优势和中国农民吃苦耐劳的精神。进入中亚的第一代东干人大约有 1.5 万人。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中亚各东干乡庄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实行了土地改革,尤其在当时苏联奖励生育政策的鼓舞下,东干人人口繁衍发展得非常快。

东干人作为一个民族出现在中亚是和前苏联的民族政策紧密相连的。以列宁为首的苏联布尔什维克党一向重视民族问题,而民族平等问题在中亚又显得特别突出。苏维埃俄国中央政权一建立,就声明保证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发展。宣布俄国各族人民拥有自治权。苏维埃政府主张建立平等联盟。1924 年 6 月 24 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中亚各共和国民族区域划分的决议》^①,实行了行政区域改革,先后成立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实行民族自治,并对民族自治的区域进行了划界。与此同时,苏联当局还对中亚地区的民族称谓进行了识别和认定。进入中亚的东干人在这次行政区域改革和民族识别的活动中被认定为“东干族”。

“东干”和“东干族”,这些名词概念显然被突厥人用作对回民的称谓,后来又被俄罗斯帝国和以后的苏联政权官方所采用,但在

^① 王国杰:《东干族形成发展史》,第 123 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 年。

中亚回民的民族意识中却被拒绝接受。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东干族学者张尔利副博士著文称：“中亚的回族，他们与同民族的主体部分相比，在发展方面肯定产生了一个断层，但他们仍然具有很强的民族自我意识，表现在内部的民族称谓上，还是称自己为回族、回回、老回回等。”他强调：无论是中亚的回族，还是中国境内的回族，“都是同根同源的一个民族，都有着共同的民族归属”。并提出了“在中国出版的绝大部分论著中，‘东干’以及与之有关的诸如‘东干人’‘东干语’之类的说法和使用是否恰当的问题”。^① 该文的认识和观点在中亚的回民中很有代表性。我在中亚期间，不论日常生活交流还是学术探讨，东干朋友都强调自己是“中原人”，是“中国西北老回回”。至于“东干”“东干族”，那都是别人强加给他们的，那是“他称”，而不是自称。张尔利副博士还认为：“汉语作品中使用‘东干’这一称谓缺乏一定的明确性，针对中亚境内的回族而言也有失礼貌。”

我也同意上述观点。特别是中亚五国已经脱离苏联联盟的今天，再把中亚的回族叫作“东干族”，就不合时宜了。两年前，我转写翻译中亚回族的诗歌、小说、口歌儿时，便没有使用“东干族”的称谓，而是把书名定为《中亚回族诗歌小说选译》《中亚回族的口歌和口溜儿》。不过，“东干”“东干族”这些词语还不能完全废弃，有些书籍或文章中还得用，尤其在学术界。历史学和东干学里，我们还会沿用这些词语，因为它们是很早以前大家就已经约定俗成了一些术语。正像现在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东干学部”一样，在

^① 吉尔吉斯斯坦·张尔利著，崔红芬译：《中亚回族的民族意识与汉语论著中“东干”一词的使用问题》，载《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第65页、第67页，2002年第4期。

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恐怕大家还得如此称用。

东干人离开中国故土,定居中亚,距今已有将近 130 年的历史了。在这段时间里,虽然曾经在历史和文化上有过一个多世纪的断层,但东干人至今在风俗人情、方言土语、婚丧嫁娶、衣食住行、岁时节令、民歌民谣等方面,仍然原汁原味地保留了我国近代文化传统和西北黄土高原的风俗习惯。东干人这种神奇的历史形成和独特的文化习俗,引起了世界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并激发了他们浓厚的研究兴趣,于是在 19 世纪后期的前苏联,逐渐形成了一门新兴学科——东干学(дунганноведение)。

东干学最初是以中国回民研究为基础的。19 世纪初期,一些俄罗斯的旅行家和汉学家在自己的文章、通讯及研究中,首先介绍了中国回民的历史及日常生活方面的一些情况。到 60 年代,这方面的报道和研究频繁地出现在俄罗斯的报刊中。随着中国西北回民大起义的开始和发展,俄国学者更加注重中国回民的起源、形成及伊斯兰教等有关问题的研究。如 1866 年 A.K. 海因斯《中国西部穆斯林居民(或东干人)起义》的报告,首次在汉学研究领域涉及到了有关中国回族起源问题的研究。中国西北回民起义的余部移入中亚,更加吸引了当时俄国汉学家的目光。1901 年,Ф.В. 波亚尔科夫在深入调查了居住在托克马克的东干难民之后,写出了《东干起义的最后一幕》^①,其中有关白彦虎的描述,是以亲友口述中所作的实地调查,有比较高的史学价值。《七河省年鉴》也对东干移民的人数、迁徙及日常生活作了详细的记载。俄罗斯民族学家

① Ф.В. 波亚尔科夫:《东干起义的最后一幕》,威尔内,1901 年。

谢利茨基的《毗邻中国边境地区的伊犁移民》介绍了东干人的丧葬仪式与婚姻状况。尽管如此,苏联十月革命前有关东干人研究方面的资料和成果并不是很多。20 世纪初期,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从政治制度和法律上奠定了各个民族的平等地位。东干人在苏维埃政权的帮助下创制了新的斯拉夫字母的东干文,东干族的文化教育活动全面展开,形成了一批包括东干族自己的知识分子在内的专业研究队伍,东干人的历史和文化才开始被全面的研究。

20 世纪 30 年代在中亚的伏龙芝(今比什凯克)和阿拉木图形成了东干学研究的两大中心。与此同时,苏联的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汉学研究中心也对东干学研究开始关注。科学院的东方研究所、民族研究所的科学工作者纷纷到中亚东干人聚居区进行考察。这不仅促进了东干族文化事业的发展,而且也促进了东干族民族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所有这些,都为东干学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50 年代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科学院的成立,使东干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吉尔吉斯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里,附设了一个东干文化研究室,这个研究室后来又独立发展成为“东干学部”。这是一个以“东干”为研究对象的专门研究机构,是东干学研究的中心。大半个世纪以来,在“东干学部”内外集结了一批又一批的东干学专家学者和工作人员,系统、科学地对东干族社会、历史、语言、文学以及风俗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极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如 М.Я. 苏三洛,他是东干人中的第一个博士,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功勋科学家,东干学部的创始人之一和领导者。他在东干学研究方面做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他以历史学为研究方向,发表的论著达 200 多种,其中专题性研究著作有《十九世纪下半叶东干起义及白彦虎在其中的